



图为笔者和谢亚平(右)

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飘过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女劳模的另外半边天

□宋木仁 文/图

由于职业的关系，我先后结识了三位女全国劳模，也多多少少了解了她们生活中的另外半边天。

唐克碧，全国劳模，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，中央候补委员。还是身为普通石油工人的时候，她同董康祥结为伉俪。年轻时的董康祥对钻井设备很有研究，号称四川石油局的“钻井小专家”。唐克碧所在的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，操作着400米的大型钻机，可难为了那些巾帼英雄们。唐克碧遇到钻机有了怪声，就拐弯抹角地找董康祥出招、尾管倾斜了，董康祥是她的首席顾问；水泵有时“心率不齐”，董康祥火速赶到现场急救。这支女子钻井队，打出了20多口深井，也打破了世界纪录，唐克碧被评为全国劳模。在油田会战庆功文艺汇演中，以唐克碧、董康祥夫妻为原型的快板书《小两口争专利》荣获一等奖。

1992年，唐克碧、董康祥退休了，两人还穿上婚纱浪漫一回，补拍了一张结婚照。

荣先杰现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，荣获全国劳模那年，李先念同志曾请她在家吃晚饭。荣先杰在粮食供应站当营业员时，是以“一口清”的硬功夫出名的。说到“一口清”，这里可包含着爱人曲海楼的很多心思。曲海楼经常当陪练：“我是某某，家住哪里，几口人，供应粮食多少

斤？”让荣先杰一口对答清楚。他还模拟买粮人要买多少斤大米、白面、豆油，一共需要多少钱，考核荣先杰的心算“一口清”。

有人说荣先杰对曲海楼做到了“职务升一级，爱情深一分”。荣先杰在吉林市经常“报纸有名、电视有像、广播有声”。虽然名望与日俱增，荣先杰在家里下厨房的时间可并不少，洗衣服的活儿不推，搞卫生的事儿不减，让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的曲海楼保重身体，颐养晚年。

浙江上虞棉纺织厂挡车工、全国劳模谢亚平，现在上虞市发展和改革局任副局长。她和上虞棉纺织厂工人孙刚的婚姻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片段。

1990年元旦后，谢亚平产假未滿就提前上班了。她坚持上夜班，走巡回，查疵点。孙刚夜里在家哼唱《月儿谣》：风儿轻，云儿飘，月牙上了树梢。我的小宝宝就要睡着了……给孩子喂奶、喂水、洗澡、换尿布……1994年11月7日，29岁生日那天，谢亚平接到了浙江省人事厅选拔她就读杭州大学的通知。1996年6月25日，新华社播发了《谢亚平圆了大学梦》的通讯稿。谢亚平两年大学生活期间，孙刚在家“承包”了两年的“家庭总后”，辛辛苦苦地当爹又当娘。

“我欠孙刚的太多、太多，功勋章上有我的一小半，有他的一大半”。谢亚平说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家庭相册

“看走眼”的母亲

□刘亚华 文/图



前几天，母亲从市场里买来几斤葡萄，卖相很差，味道很酸，我吃了几颗便放下了。我问妈：“这葡萄几块钱一斤？”她说八块。我一听心里就有些火气，我压低声音说：“妈，超市才卖六块，您啥眼神？看这葡萄，明显是放了好几天的，不新鲜不说，还一点也不甜。”

半晌，母亲悠悠地说：“那卖葡萄的老太太，她蹲在地上的样子，很像你外婆。”说完，她泪水涟涟。

我怔住，半天无语。母亲和

外婆一直关系不太好，她虽然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外婆却最不疼她，小学一年级未念完，就让她回家干农活，一刻不闲，母亲为此耿耿于怀。外婆在世时，母亲没少跟她顶嘴，唠叨外婆的不是，母亲心里是藏着满满的委屈。

就在前两年，外婆去世了，这之后，母亲很少在我面前提起外婆，我以为母亲还在怪着她，却没想到，她对外婆的思念却是无处不在。

母亲是个个性要强、做事精明的女人，很少吃亏上当，情感极少外露。在我记忆里，我很少跟母亲亲近，她也从未说过她爱我。我也一直以为，母亲是最不喜欢我的。我是老三，母亲在生下我们三个女儿后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日月，生下弟弟，中年得子的母亲满心欢喜，把弟弟视若珍宝，对我们却是非打即骂，我们也因此事事都让着弟弟，避着母亲。

前阵子我开了家小饭馆，因为忙着其它生意，要出远差，便

让母亲过来全权打理。母亲是这方面的能手，小店被她打理得生意兴隆，她说人手不够，一个人太累，我说你招一个人吧。母亲嘿嘿笑，那行，就招一个手脚麻利，年轻力壮的男人，能帮我干些体力活。一个月后回到家，见母亲正在搬运大包的盐，累得汗流浹背，而边上那个瘦弱的小姑娘，只能在旁边干着急。

我不由得对她埋怨起来：“妈，你啥眼神？竟雇了这么个小丫头，你看她，能帮你什么！”母亲一向对人挑剔，我不知道她是看中了这小姑娘的哪一点，听说她挑挑捡捡，挑了半个月才招到人，没想到却是这么个不合格的“帮工”。我再问，母亲低低地回答：“她拉了个大箱子站在那里的时候，背影很像你。”一句话，说得我眼泪汪汪的。

母亲年岁大了，原本是明亮清澈的眼睛搭着厚厚的眼袋，而且越来越浑浊，越来越模糊，眼神越来越差。可是，经过岁月的流年，我的母亲，却越来越有爱。

■图片故事

一方石砚台

□许双福 文/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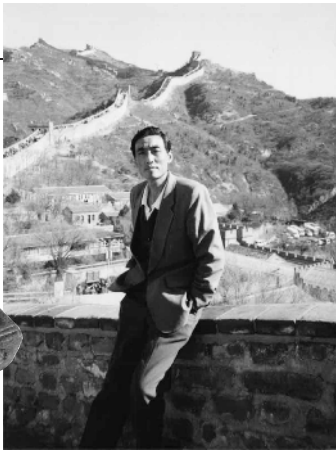
我第一次知道砚台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。当时，随着我父亲的工作调动，我们家从北京的通信兵兵部来到了湖北的房县。因为部队没有办学条件，我们这些部队的孩子就在附近的农村小学上学，我此时上小学三年级。

当时整个国家都物质匮乏，加之又是大山深处，这里的办学条件很差。有几个学期，学生甚至连教科书都没有，只有老师有一本，在黑板上写，我们抄。

再后来，学校响应号召，勤工俭学，刚好又是“农业学大寨”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，就学着大寨的样子，将坡地修成梯田。学校规定，上午上课，下午到土山上修梯田。这些，对于孩童的我们是求之不得的，虽然累人，但没了教室里的约束。渐渐地，学生没了学生样，期末考试也只是走个过场。

我的班主任王老师是武汉钢铁学院毕业的，酷爱书法。看着我们小小的年龄，整天被政治形势影响，没有了学习的兴趣，王老师很是为我们着急，在他的思想里，学生不学习，叫什么学生？有一天，他对我们讲道：“如此下去，你们能学到什么，这是误人子弟，作为老师，我心中有愧，你们总得学点什么，这样，我教你们学写毛笔字，大家回去准备毛笔和砚台。”

第一堂课，王老师先给我们讲了王羲之的故事：有一次，王



羲之上街，看到一个烧饼铺里，一位老太太低着头擀着饼，将擀好的饼头都不回地越过肩膀抛到了烙锅里，炉旁的儿子负责翻饼，母子俩配合默契。王羲之定神地看着，上前问这位老太太，怎样才能抛得那么准？老太太告诉他，全靠练习，下功夫能使铁杵磨成针。王羲之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写字练出来。这个故事影响了我日后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，也成了我教育孩子故事。

年少时的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刻骨铭心，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，可每每想到这个故事，王老师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。就因有了这个基础，工作后，单位里的标语，过年时同事的春联，都愿意让我凑个手儿。

虽是时过境迁，我还是喜欢用砚台磨墨，手不停地转动，长条墨块渐渐变短，其中的韵味，是用瓶装墨汁感受不到的。

似乎慢慢地，有了一种情结，我平时总会刻意地收集和关注石砚。有一年，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房县，看到地摊上有一方石砚，我对石质不懂，却只觉得这方石砚与我有缘，便买了下来。砚台里散发着墨香味，拿回来舍不得用，将其摆放在装饰柜里，每每看到它，我便想起王老师将毛笔蘸上水，在黑板上临摹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闻到了丝丝墨香。



珍贵的金字匾

□陈寿昌 文/图

我家里收藏着一块30年前的金字匾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赠送的，上面有著名书法家写的“好儿女志在四方”几个金色大字。

“文革”中数万名北京、天津知青来到山西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插队落户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绝大多数知青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，只有少数知青在当地组建家庭，落地生根，留守在山西的各行各业，一直踏踏实实、勤勤恳恳地工作，为山西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1986年，山西省委省政府决定表彰仍坚持在山西工作的知青，在全省范围内经过层层选拔，选出了34名北京、天津优秀知青（主要是北京知青）组成“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”，到山西各地巡回演讲。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。

省委省政府在太原湖滨会堂举行隆重会议，当时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，在这次会议上，给每个人都授了一块这样的金字匾。汇报团的部分成员还到北京进行了汇报，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

1994年，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系列片，以我为原型的《我的故事》也是其中一集。这张照片就是从电视片中截图下来的，所以还可以看到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台标。

我很想把这块金字匾捐赠给首都博物馆，因为这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往事，也记录了国家的一段特殊的历史。